

928
ド
11

道園學古錄

一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歸田彙十五

雍 虞 集 伯生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畧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匡衛無缺則宵旰紆其憂顧豪髮有間則舉躄為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為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以達于京師扼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蛩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同東南一都會之輿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千百其有大勲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



而相 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匱室之書民間不得以  
多地歲月之久問問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  
昔之遺憾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  
集之嘗承之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  
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

天子之盛也政令者 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爲功乎且  
公之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書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  
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也貳  
守燕琦爲之啓諸藩宣之後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  
章之得民心久矣問關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  
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說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  
實童來言曰昔唐渾咸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

以爲言而史臣韓愈氏爲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  
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  
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  
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不可辭矣乃作而  
言曰昔我 國家之興也寬仁弘遠豪傑畢出群策並用時  
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 禁近有以經學定  
訐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勲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  
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

東朝溫恭有恪佐政省闡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欽妙用  
於無爲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宰而君子之望  
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驚適公始  
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蒼月  
討平於是衆庶樂業年穀豐備有恒運輸無闕所部善



治女惡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實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月城西災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爲藥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使之贏糧以給之民又大悅然則是不可以不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舟之治茲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

詔有所紀述以紓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於穆

聖皇頌謚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莫于湖江作鎮豫幸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匪亟未鳥几

盜在海壖勞我師于宣威孔時不動色言執訊獲醜以歸司寇承轄賓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以懷遠人鄙夫啓廩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顯顯叩叩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袞衣繡裳旣安旣久成績不有曰惟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彼耆耄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宣載歌載誼惠及我私毋以公歸

天子葵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伯顏從吉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二年邑之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書述郡守中大夫諳都刺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者及前進士三寶仕邑



士彭炳所爲序兼取於學校間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之精微見諸行事者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著一時之利尚可使後來推見以成其餘既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以通行不出於欺世干譽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以無記載乎崇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產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爲一家以受役升合之賦力不能出其鄉則受役無時而休也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之五十之大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

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狠以生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出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漑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若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坡壘石以爲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



平粟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  
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粟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  
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  
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妾舍資糧屣履酒馘醫藥迎勞將  
送取具於平粟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鉅山  
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閑  
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  
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畧也 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  
之利幾百年矣 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久  
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備而徂利僞造者  
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以爲奸  
衺利刃以拒逮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  
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以

捕之執爲僞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  
其巢穴而一境僞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僞濫事覺吏人因爲  
奸利輒疏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  
追遣安慶得僞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  
與卒謀盛服帶兵馳馬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  
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僞濫之連逮無  
至崇安者其民稍奠枕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衆以無明  
驗却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僧  
不文引黃貴清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鞠之執不文得汝殺  
人而誣他人乎黃之兄果爲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  
寺且以脫己也童德誣告曰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  
他官不察其誣下曰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  
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爲群相率以訐官吏虛實



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使者適。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改甚善，已爲文書薦之。」使臣至朝廷，幸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君以其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朝廷以例遣官遷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時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君署君爲郡判官，以綏撫經理之。所謂極當時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禁衛歲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敦歷臺省，寬大嚴正。

英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蘇子瞻。泰定中七徵不起。

天曆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爲空。起公爲西行臺中丞，極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哭，旋以捐館。陝人至于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簿真保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以君之行事爲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爲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張張我民，孰父母予。嗇矣富人，窶貧已瘠。婦視其家，朝不謀夕。歉盈倍徙，蹙蹙同役。君來顧斯，以均以平。出無華車，食不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藹藹有詢，寬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飲之酒。姦軌沮藏，外絕不虞。析因隩夷，養恬舒舒。窮山深



原振瑞哉哉征呼之卒無所墮突匹夫匹婦飯黍言羹先祝而嘗斬君父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孰沃而婦謹畏自持孰勞而疲亦無悖道黍稷盈疇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繫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稱山有松栢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更臨方蒞州視君之爲莫不具脩

崇仁縣顯應廟沖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巖然其前其顛峻而並銳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通焉蓋巴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書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爲桂

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遷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貫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旁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令撫州之境也而相傳以爲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間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爲徵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譴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寃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



今爲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  
葉一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  
知縣事鄭圃孫懋爲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  
山川名山曰巴懼民父以爲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  
所居而謂之君山樂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  
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  
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  
縣有漢光祿大夫樂豫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冊守  
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實之究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  
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淮巫瞽史名播鄙野非教民  
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二年賜東明縣栢梁橋樂巴廟曰顯  
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爲中憲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  
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其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樂

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  
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攷  
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 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  
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于廟中已  
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  
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  
郵城保童齋肅民均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  
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跪末終蠲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  
以興簿至祠下悃悞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祚於  
門應駭奔不及於燄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  
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  
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載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與  
帳旌旆焯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



石於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速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稅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旌倪留思欣感淵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不雨徧禱群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又郡禱皆苦而縣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為沾溥焉是時保童悉力禱祈以爲已任齋戒兼旬而不問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薄及典史實協心焉必得雨而後止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天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爲迎享神詞曰

有教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與雲俱興降丘作神朱紱赤烏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壤我識其來嘗俛

兩借公宇斯穹私宇斯潔神君假思無怒伊悅高山峻巖季與禱禋禱禋不違俯依我人我人何有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惟醑捍豚爲羞有定有養神來碩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爲嘉爲喬爲棟爲楹爲美爲英寶藏與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仰其虛矣穹窿休明就其奧矣流動滿盈時有序代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祀無斃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唐兀氏別名世雄世居濮州鄆城縣占籍于塔思火你赤萬戶之軍以其年某月某日未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歲其孤奉喪以歸柩而葬諸鄆城縣李康保柳行村先塋之次去鄆城四十



里 國家之制秩三言有功德可稱者得請澄以未及請澄  
墓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保童監邑撫之宗仁予自國  
史歸老僑居其野保童之在太常以奉印為職事嘗見予於  
朝而其季弟和尚自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  
焉於是使和尚軍忠追憶得其遺事以告邑教諭鄉貢進士  
朱禮邑之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以風  
動于時者故為之書其大父璉赤帝為明威將軍山東道宣  
慰司副都元帥

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久勞王師甫定之事既平列  
于帥府者非才勇親信弗及也既歿而子阿榮襲其職以才  
能選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之事有盜 萬壽山 廣寒殿  
御器金者獲之捕 旨授武略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  
州汀州總管又同知邵武路事披荆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

轉懷遠大將軍德慶府總管而歿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  
以蔭議其弟山住從弟朶羅牙為京畿廣衍倉使及中更大  
虧公責其鄉之樓居以代之償久之又憂群弟之無室也買  
舊產之歿于官者為券以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朶羅牙使  
于祿焉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至元  
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二十七年  
例革除興國路大治縣達魯花赤以治辦稱遷保義副尉安  
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蒙城有濁流北行人  
弗遜于常邑人歸罪於水公以私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  
信於民者而為之誓俗以變焉 鎮南王出征道出其境館  
舍供帳之具事倍而民弗擾王善之解所御衣服弓矢以賜  
遷忠翊校尉相因倉監支納倉粮九萬石出內惟謹陞嘉興  
等處運粮千戶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 校尉溫台



等處運糧千戶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副萬戶親運米貳伯七十萬遷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知矣初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為使常苦舟不知道並海行虞險失吳人朱張二氏出入海道甚習歲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山即深以行風水甚便以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以進重利厚爵以募之其卒也致粟京師歲凡三四百萬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其人不習其事則多誤焉而公以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以舟壞誤事公請預以運費借之使買木以葺舟於是增舟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厚而無賴之人得錢即糜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奈何公為之封識時

其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載以肆欲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為法運官舶主吏卒水工碇手之屬得相收伺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糧之登舟自溫台入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港入海無反覆之苦五曰溫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省閩撥而散之運糧千戶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復還溫台登舟往復不便公請悉留錢溫台舟人受訖以行六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以次受之而先至食盡久不得去公請于朝至則受之民以為便七曰運舟之回恐有所掠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兼察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為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衆數十萬薪費之用取諸水濱道經河間監司率以鹽章為辭而



執掠之無所得慶公請正鹽章之界得取其短小於鉤斷之外不預鹽章者九曰運舟冒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九十餘處 朝廷給牲牢醮祭之費歲爲中統鈔百定而實不給也公請假官木千封以貸人收子錢以供其事罷官給之費而歲事豐盈舟行以成山爲望常苦霧起不見而冒行以敗公請立置成山祠以禱 朝廷從之十曰舟至直沽則 京師之人爲肆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以爭鬪絕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爲嚴約束聽民得飲食于市而爭鬪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海運之要務也故備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失刺朱丁者與公常同爲千戶公以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充舊職也公白于 朝堂曰其實知斯人之才能而又於其職可念也薦以自代時宰然之而公以懷遠大將軍爲湖州路達魯

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魯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於利害情僞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遽以即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實京師 祖宗萬世之長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屢不充數江淮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動越江歷湖以助其不足而爭鬪勿戢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童之治崇仁官不十日即以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洋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頗橫不測或見保童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戶之子也相率羅拜更祠告而衛之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究於時惜哉公之夫人朱氏周氏皆封陳臺夫人子九人長哈刺承事郎兗州路同知脫脫木兒東平等勳民戶總管元童承直郎平江路長洲縣達魯花



赤別怙木未仕保童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達魯花赤乃蠻  
歹早世和尚安童趙安皆未仕女五人孫男二十人女十一  
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奧區維鄆之城沛其來居自公之  
先克順克類起家明威以貳東帥侃侃樵侯政在刻詞有子  
五人出處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弛淮  
江越閩皆長其民練習既優百爲是親相彼東南稼穡豐茂  
京坻有容歲廣其受航海以東千萬其儲九涉鯨波無少不  
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之使長洲告能崇仁  
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珉以告來裔太常徵焉行  
錫節惠

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追封魏郡侯張  
公神道碑銘有序

宜春太守張熙祖告於前大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於延

祐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爲大夫階奉訓爵  
爲男所封縣曰玉山勲曰飛騎尉明年二月壬申葬諸信州  
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鄉也子爲我志而銘之旣納諸幽矣  
後、、年爲、、年蒙恩奉被

制書位爲大夫階亞忠直集賢爲學士爵爲侯所封曰魏郡  
先世之賜履也勲爲輕車都尉階三品於法當樹表於神道  
子爲我序而文之以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同朝之好不敢

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賢院  
事贈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留孫以老子之道日見  
尊禮非有宿禱之勞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  
國論有宿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貴之極而不易慈儉  
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爲 朝廷宮掖中外所尊敬於是



贈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魏國公謚安惠祖粹夫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文簡官位勳爵皆一品推封自開府矣開府有弟二人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時

天子卜相則問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無任其所推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時引道家之言以太盛爲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於胸中而開府曰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熙祖見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於翰林兼中政院事而公有玉山之封矣丐外便養倅嚮及禮進拜宣城守而有魏郡之封矣歷旰宜春三為二千石皆有惠政而母魏郡太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

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爲表於公墓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其銘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惟惺運籌身退名存歆拜太守太山之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聞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扶疎子孫衆多文瓘相唐表著于史有孫刺杭來南之始其後散處于饒于歛盱之石笱大族之別上際潁潁貴溪之原衣冠蟬聯歷宋至元出有令德亦或爲士隱不至伏顯不至異乃生安憲抱道隱居太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未發匪躬之故惟文簡公德懋以淳懇欵鄉黨渾渾里門閨府在朝

天子有錫起家別駕以佐邦國于藩于宣政成無言乃開魏國三世以傳開府真君名勳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除難弟郡侯退焉林丘嘉德孔脩不競不遂觀稼于田觀學于塾禮



讓是教弟子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非禮弗干  
駟馬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間歷世所積四世二公繼之侯  
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崑山之珉既堅既白其爵屢書繼此  
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松柏蒼蒼繫德之符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歸田叢十六

碑

雍虞集伯生

通議大夫簽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  
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謚文  
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

世祖皇帝纘

太祖之不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  
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  
衡仲平揚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鷄百一竇公默子聲  
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帷幄專禮而信任之  
暨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宏之



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以贊成於其間爲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簽省拓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爲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傳聞積學顧問進退棄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以摠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爲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群策畢獻百廢具脩奏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時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以平章廉公忻都忠諒有爲命以分省往鎮辟公以行廉公果能絕顧慮以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以兼攝廉公分省東平擢公左右司都事以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義折之廉公中於諧言阿合

馬坐省堂氣焰薰灼掾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公之位以手覆其颺曰公不得署此衆愕眙恐蹈不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聽其言卒不敢擅署時人甚以爲難公在朝久如朝廷以兵革初定農事即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摠於御史臺大抵以得忠厚欵惻醇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爲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爲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雷公膺上章言之上命樞密曾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言官爲國事非私已有所辨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簡靜平賦徭理寃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民未孚於新政權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



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某慶甫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歿宣慰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卒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爲變者軍帥大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與郡僚多新附人不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羸而釋之明日匍匐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瘦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爲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

司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飢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諸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諸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于鐘山未旬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遍行理筭錢糧實以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二妻子寒饑困辱有不可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瑩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曠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永意朕剝獄犴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以兩浙監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也速達兒威洎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止



歲且終省檄列郡橫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以應之又中廢危迫不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稅不日而絲具召匠戶并工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以應命而反覆苛橫之苦視他而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旣賑池民兼憂隣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以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默昏惰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憲牘爲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太常定謚曰文肅嗚呼公美髯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內朝省府廉慰

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故某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爲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

世祖潛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彛麟早世誠以蔭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國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太中大夫寧國



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  
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  
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丞  
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  
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  
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以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時百取百  
宜侃二其謀翼二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佐我興運參錯  
多又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脩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  
武諸老造次德容警效治道肇開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敷言  
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丞茲慙我抑列在御  
史罔匪正人立言不論直道以信方州適止資其豈弟嗟彼  
南服未究新理會稽邈悠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

帥死忠郡丞敷惠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  
海江之間千里奧區三治宣闢兩貳鹽筴憲軹屢陞郡絃增  
秩知無不爲動無不宜荷紫橫金蒼顏雪髯烏臺鳳池孰不  
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遺協恭外朝用若伊始殿於九華諸  
尼其止尚書履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奕有子  
世爲御史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泝江舊治足來遺風凜  
然後賢寤懷昔忝國史書事爲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  
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謄

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効  
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  
公謚襄敏揚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內附悉出其豪傑才  
智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之力以衛腹心



而經營訂謨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 世祖皇帝天度恢廓  
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武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  
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  
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婦在 祖宗時其國人  
多已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台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  
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衆人 國制禁衛之嚴出  
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項即受 命在左右以門  
者之未素識也特勅令勿有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式  
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之重 聖恩厚甚然一日去  
帷幄則不得日覩 天顏非臣之願也 天子察其忠止其  
命官而使給事

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一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  
城之北中爲 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戚功臣

悉受分地以爲第宅式臘公得建地和寧里在 內朝之西  
北於朝謁爲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歲  
次子朶而只纔四歲耳朶而只即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教  
化所謂襄敏公也公兄弟幼鞠于母夫人趙氏乳焉相顧未  
有以自見

裕宗皇帝既崩 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宮臣曰昔式臘唐吾  
台事 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式臘歿其妻趙氏與  
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一子明爽莊重它日可望也因使  
公事

武宗皇帝而中丞事  
仁宗皇帝矣

武宗摠兵朔方鎮 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  
內朝以玉章賜之蓋 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爲號



密符令之信

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公密懷之卧起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以其章行焉時西北有軍旅之事

武宗方遠征而

仁宗奉

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以軍事入奏京師是時上病已久官府不能無所觀望北鎮歲賜不以時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某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師士大夫軍萬里外以敵愾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爾柰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天子即引所持搥擊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上崩內廷與宰

臣議所立非

祖宗法荅刺罕忠獻王哈刺哈孫持重不發

遣信使趣

仁宗還鎮京師以迎

武皇帝

仁宗得報未即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

仁宗曰太子在北方尚遠事亟矣不於此時還京師宗

廟社稷之所係間不容髮尚遲回邪即遣李益朶而只乘傳

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

武宗歸即位方猶豫時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

位群臣以次見至主藏吏上顧公曰孰為汝所擊者太府

卿勅誅之以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

新天子赦前不可以細人失大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

臣尤不敢奉詔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



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爲江南湖北道  
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辭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三  
千里而遠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遠耶即日  
留爲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天子遣醫晝夜問  
遺不絕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二上聞爲  
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以恤其家自  
中書以下百司皆致賻以延祐二年四月某日葬宛平縣香  
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飭繼室王夫  
人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爲後至元三  
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祔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  
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家嘗如公  
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如已出者勸  
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學何以自致見其能

學則以自慰嘗居端莊不妄言笑坐茵故弊而完潔不易恒  
處疑塵不除晏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  
衍飭之幼得見

仁宗摩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

先皇以及於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  
內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  
今上皇帝獨運乾綱明於庶物思夫逮事

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飭焉拜南行臺監察御史  
清明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公弟在中臺時大父世  
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夏國公諡忠  
定夫人米下氏封夏國夫人父式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夏國公諡康靖夫人梁氏趙  
氏皆封夏國夫人而特贈公官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



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人王氏封夏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文刻其子不花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殊訥公子衍飭受知 聖明皆起家爲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人皆受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國史嘗奉 詔書中丞遺事于其神道之石衍飭南來以爲集雖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粗悉其世求著爲銘詩不敢辭也其辭曰維夏盛強亢于西垂相時來廷世摠其師民之多難疾威靡壹保族以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揚之宗忠定之賢乃啓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

天子默有遐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

裕皇寔由眷知二惠競爽而弗及見榮榮孳孤卒克有踐公事 武皇從軍朔方蹇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

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正順宗社之危

仁廟有爲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機中不容界一言之興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聿成統宗會元爲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求無斁立言有初具在史策世昨鄉邦栢圭衮裳焯焯煌煌有賁永藏暫微復興在令御史思其先忠以報天子兩襄之阡松栢栢栢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公神道碑

集昔承之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夫亡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稱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缺於其可



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彊並驅俊又無別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以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逢掖不與亡不仕而見知 朝廷在被 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自歸於 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多草萊弗辟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茲也始置十道勸農使總以大農爲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

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爲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已求所以沮害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多端如立臺舊例六部史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爲戶工二部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携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爲御史當閱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姦旁午觀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稍有踈漏彼因得以爲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固禍出不測而以踈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劾搜校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畧



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之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哀之其二也 國家歲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雜子女百戲眩鬻以爲樂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家設幕以觀廬帳蔽野諸王近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駿盛氣以相先後 國家一日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諸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爲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爲 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爲 天子歛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畧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困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

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爲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以爲史以廉辨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史升大司農掾又轉官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官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

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牢邊臣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饑即以賑恤爲言因命之往勸急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衆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爲孥者遷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某尚公某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爲嘉納時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



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桑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僉事而拜公爲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二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實行禮學宮以爲教而吏民之頑靡不率者亦不貸以法好薦士後多爲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安公祐劉公賈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聶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任官者皆分地以爲居公貧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以學躬執飪饗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

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眞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爲歛眞介然有守君子哉以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掾見知

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僉僉淮東山東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湖南天經蔭獲嘉簿莫寧錄事年二十八卒于官女二壻潞州屯留簿王蔚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傳汝礪孫五植構楷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輝炤燿天綱副憲廣右旣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眞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



待也今蒙 上恩官爵勳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以表諸墓  
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虞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  
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  
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傳若金著行狀與其書以至  
集曰嗟夫人孰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  
係於當世則亦末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  
可信故為之銘銘曰

在昔

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則多肆肅  
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姦慝不興  
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罷竊我威命狐詐虎視肆為百  
欺烈日嚴霜陰妖莫施以爭以抑不遺餘力我我惠文撫劍  
莫擊公於此時弗亟弗徐携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為傷緩  
則以靡分條折綬以極其理鈎籍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

官有恒尊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諤諤有言狂御屏息公贊大  
農務植本根卿奏其書以字上恩玉食不會庶邦畢獻度其  
常供有正無羨繡衣舒舒畿甸周諏二年載遷盡瘁以瘡嗟  
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  
持節海嶽天子所庸清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夙有冠  
佩歸視其阡松柏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加彌尊有爵  
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歸田集十七

雍 虞 集 伯生

墓志銘

臨川隱士孫君發墓南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洛獄  
 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果父震妣  
 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  
 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  
 冠偉儒為衆庶儀表三四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  
 頌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蚤有譽於州里郡人方足以致客  
 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率子弟受學候問敬養如事父兄  
 久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接闕闕  
 樹竹數个門庭蕭然外齊內燕嚴請有恒戶列之棧常滿與



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爲主本言溫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虛驕暴厲之氣忽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連連皆自以爲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又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續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郎使者郡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褰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豈弟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 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復謙學者也嘗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時致廉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妹有三甥女皆養之親

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夫八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衰暮摧毀不敢自以爲衰君子稱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二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黃勳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歿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爲已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爲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高橋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壽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叙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忽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爲慕鄉吳公嘗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莫究其



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敦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為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詭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為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庶庶來止孰敢言涼孰厲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耻有游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者在此銘表其鄉以勸髦士

故臨川魏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國家仍改至元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孤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保以明年庚辰十月甲申窆焉先事來求為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多氏吳者別之為東門吳氏云世為儒家而隱德不耀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

陸文安公以卓絕之學尚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吳則諱漸府君識文安於齠齔以其女歸之它日子孫祠府君子書堂以文安公循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盛武寧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第國史校勘正子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對稱旨而著筵辟為之屬矣是為先生之大夫而先生蚤喪其父瑀鞠於伯氏伯氏沒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世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脩文雅見稱於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者不衰則先生得以繼之者先生當我國家混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



文學之吏薦辟相望終身不爲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來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爲人可知已郡人尊德而尚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勘君曰石泉二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不以官不以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仲谷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廣而族人子第婚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淳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游其要以爲求聖賢樂處崇仁甘詠中夫者以雋邁而能隱以其卓識高志悉寓於詩自以爲人莫之及

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又而造於中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林學士同郡長公以爲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豫章揭公晏碩引以比諸涿郡盧公摯以爲盧公位顯而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疎澹皆確論也先生初與晏碩友同郡孟均盱江程百年劉時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徙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爲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爲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閑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娶鄧氏繼晁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端爲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幼適徐禹王孫男四人



提濟元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  
曾幼在室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於世唯求無愧於世  
蓋名言也其歿也日始病至寢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沒  
召子孫由詢以先世之所以遠者屢以輕其遺文而不及  
它事休浴具衣冠即席久之憮然而逝可以見其爲學矣銘  
曰先覺既遠學迷其室危者爲宗愿者爲恭不足之欺善默  
其容君子憂之孰爲汗隆我瞻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  
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以積吾儕困學每病其室酸酸先生  
於學其傳安節躬行不矜不隱我咏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  
藏隱君之阡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震無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  
其孤宣葬之撫州崇仁縣豐賢鄉廿六都之圓湖石鍾山後

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  
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山南陪  
葬昭陵爲雍人後十一世諱從禧宗入蜀守仁壽郡因  
家焉八傳爲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  
允文四世祖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  
贈朝請大夫諱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考故國史院  
編脩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雍郡  
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  
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  
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  
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旣而宋亡  
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



中日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携先夫人置我兄弟於膝下口授  
論語孟子詩書 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摹本而仲  
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  
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  
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致已  
爲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  
氏遣女資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  
仲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  
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二國語時人已歎其識民間傳  
聞 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或使秘書丞楊  
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  
稍從諸侯爲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  
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異斗升以爲養然所至論學設

教饒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

科詔行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  
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  
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  
傳襲爲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  
尤粹於春秋以爲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爲書尤  
病左氏之繁於辭而謬於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善  
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  
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爲所許  
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  
旨趣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  
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



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  
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為家慟哭為別仲常  
之治湘鄉也問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為官而仲常信所學頗  
稱癖古有富人殺之而使受役於己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  
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寬有  
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方火  
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林至達書夜告者數十寢食  
盡廢而縣長更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  
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  
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劫火  
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為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  
敢施鞭笞者仲常命可告語者一人謂之曰此將為大亂此  
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十入羅絡內外果

將為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為之仲常  
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  
者之為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  
豈從行殞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第葉同在京師乃  
營葬費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已自臨川奉檄而歸諸  
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  
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  
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如疏使我兄弟得以就  
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  
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  
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以斯文為請  
每一執筆輿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  
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子宣次日也豈皆國學生



孫裕既埴椿桂垣女適曹庶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表正有  
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微學而自信行而自  
持乃克有爲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  
弗除精神何之託翳立土明復爲人孰待來古

皮榮維楨墓誌銘

皮榮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崇學鄉下爐里人也故宋參知  
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官教郎知平江縣事巽之  
曾孫鄉貢進士內附 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附尹  
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廉受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  
判官潛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  
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登之孫中奉大夫四川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

榮以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鄉娶  
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侗之女也故翰林學  
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 朝也肇  
開經筵進讀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勸講爲重  
事薦才爲己任特爲書達于 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

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爲江西行省平章政  
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榮爲之客甚見愛重  
將署置幕府不胥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婦又  
喪其父不樂仕州縣屢遷官不以爲意二知已鉅公又先後  
去世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  
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二人長適同里楊某次女許適同里  
姓某次幼榮以至元丙子二月七日卒得年二十九後二年  
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黃原坐未



何丑集爲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其起而際遇 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蔡內外家文獻庶有足徵者蔡又敏學意氣蓋有父風而翰墨幾平窮氏之似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于茲噫

故修職郎建昌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寶劍於其邑世世宗之爲望族故宋時有諱蔭者自邑之會昌遷居城溪三傳生才才生震 生贈承事郎雲翔承事郎生通直郎監南嶽廟賜緋魚袋遂通直生文林郎京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以爲曾大父禮部尚書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開國豐城宜中君以爲大父奉議

郎大社令通判韶州國秉君以爲父君本尚書公之弟諱憲中之第五子也以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三夕尚書夢得寶鼎於狀元坊旣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夢鼎之祥矣我將奏之以官必以爲吾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句稍長疑如成人弱冠爲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尚書遣進表行在所補將仕郎以歸時方多虞闔臣急於用材辟建昌軍軍事判官出官修職郎是歲尚書起鎮廣州大社從君留居家尚書在廣州劾悍將易正大而尚書亦以言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社除倅韶奉尚書將入城 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于兵而尚書南邁至于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二年比兵卒至尚書所居傷及尚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療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生爲遂死踰年訃始至于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或謂尚書家遺業其盛將



爲不利於爲之後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  
祖父一身之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已取  
其餘而已獨歸觀南海則以爲已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  
不能寧處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而  
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固已無可柰  
何萬一尚書旅觀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至廣州留數月  
訪諸故吏黎應豐得尚書殯處奉柩泛海及廣州遇海寇洋  
中隣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號詣寇曰故尚書雷經畧  
之棺也寇爲之感而問曰故宋雷尚書乎曰然爾爲誰曰尚  
書孫也盜義而去之乃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  
哭哀誄相屬于道北還數經險阻身先輿役行道之人哀之  
而鄉黨宗族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 朝廷錄用宋故官及  
其子孫程公榮卿歸朝薦君爲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

元戊寅尚書廣山之里第燬君奉神主抱遺書簪笏誥命以  
避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二十年求聖賢於方冊與名士爲交  
游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爲學之志如此鄉人  
有蒙誣于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 爲道見誣之故大  
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爲謝君斥去不受大德至  
大間里中飢至順庚午又飢君皆出已粟賑之全活甚衆里  
人爲之謠曰六十年前歲庚午雷氏出粟活飢者後庚午歲  
歲復飢雷氏出粟如當時雷氏子孫力爲善文章貴重苗復  
見其世澤可知矣即廣山爲君如尚書時規制人不以爲過  
也國學進士國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  
繼歿無後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孫同康而立之以  
成進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知府光之孫文也資送充  
厚而曾氏遭時艱家遽之君盡歸所資資以養之親喪未葬



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已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男一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等處安撫司教授次濤女四婿曰勅授安福州巡檢王葵胡克忠曰吳廷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逢吉洪壽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餘未嫁曾孫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處范復祖子甥之子也是以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仕妨朝夕之養亟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遺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碑為請集觀于故國世家其子孫漸以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柩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尚矣故為之銘曰

赫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樞海濱女其歸

菟大社有子尚書有孫鍾鳴鼎食來爾姻戚生瞻令儀其藏可式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墓誌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靖恭坊子孫益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膳從之其弟勝為丹稜主簿遂家眉州歷五代宋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季年尤盛祭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時宰退居台州以歿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復之其仲子也官至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畿內附國朝以嘉議大夫為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間綏撫鎮遏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時深其真寇之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栢比還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道  
出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  
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  
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廬陵蓋自南安公北還止此而不  
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儻好學問喜交游一時之名入  
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齊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  
學副提舉陳公黃裳皆忘年與之游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  
林參政之退居嘗聚族於斯也南安公伯學始得至其處理  
其蕪沒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潘萊李公世英  
故江西叅知政事東平徐公瑛知其才力薦之任乃以父廕  
除修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稅務提領未新州判  
官改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司經歷  
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

娶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彬文昌文資爽異好讀書衡州公  
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以善事稱屢赴  
江西鄉舉不偶科舉廢始用衡州之廢授崇仁縣尉以至元  
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上奉其父以來上數日即病以八  
月二日卒衡州君年七十有一父病聞尉之沒起撫棺大慟  
遂以疾篤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為厄亦酷矣哉尉知  
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即以父命來謁求通其譜於舅氏  
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國  
子祭酒諱某其系則出于丹稜府君於屬則叅政其叔父也  
寶祐景定間侍郎與叅政同朝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言蓋  
衡州君欲與集申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予始哭尉其子  
旌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  
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



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沒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亦深念之沉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貫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黃氏出也銘曰西望故鄉山川邈彼鬱二青原南安有立澤既再傳而不克永載樞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官表諸山何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二世之藏尚復多社

袁仁仲甫墓誌銘

袁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人父世賢父士琬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黃氏鄉貢進士麟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繼善與女一人皆蚤卒獨明善有子曰啓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墓之後地近鄰人之圃明善

懼它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于陂原紀家坑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于石以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于鄉里鄉人以爲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旁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去之鄰羣率焚蕩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廼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爲擊殺之吏按其事持爲患害家以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爲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東脩求誨每盡心焉其爲教尤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爲切要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爲葬之力不足爲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畢其襄事其爲人大槩如此云故翰



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  
求虛文於人孰若脩實學於己眞孝子之事也予文不腆不  
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明  
善者從公生時書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  
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脩之充其所  
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  
深藏之士厚溫天光發新子有聞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叅政忠簡公機之  
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  
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閩安鎮受知於  
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曾原一浚儀趙崇擇  
同郡林實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

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叅軍而  
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  
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  
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  
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求嘆  
焉昔嘗見其渠之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巋然百年之  
舊惟婁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  
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前主石  
城簿時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  
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  
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魏冠  
領群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  
夫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



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婁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戶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婁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巨在列子第序立執事君時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爲禮尚如吳公所言其諸父時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慨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榘等將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以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吳二公之文知婁氏家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

也而同居無別籍循々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間鄉里州閭之間文獻故物漸盡安得不爲君銘之而著予之深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君定翁長君二十年而還君之行甚詳蓋以爲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壻得君君尚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之子張元哲遠游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賁裝以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橐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爲之具蓋君之資皆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有成入之道焉其間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敷睦嚴



整居無它好坐無襪賓服無華靡室無妄媵凜然畏慎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爲完德嘉遜者矣子二人架彬楫女二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令德之門殆誰爲賢隱君有能者自蚤年五十而衰其用弗宣身脩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在阡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城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二司磨勘贈太師式主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爲集賢學士贈太師敬中書舍人贈太傅敬太傅之孫全州史君符遷金溪生吉州史君龜從吉州生武岡主簿孟博武岡生孝顯其曾大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其父也 以至元辛巳生元

統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以其從子傲來見請書其墓石以文子先從自得得其家譜知其自清江遷金溪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孫忠厚而衆多蓋爲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靳乎乃得其從叔父有容之言曰予於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欲其父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以待於傳遠之文焉子乃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事時大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脩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況人能從師力學以自立其成就豈起於一日者所能及哉以長子縉家務雖身任其勞而咨票以時無敢專任內治田園之生外應戶門之務不亟不徐條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恒足事旁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以貽親愛使其親日休休



然觴咏爲樂故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寅母某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二弟居無間然也後四年長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時子儼才七歲教育如已子親爲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餘年間手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以家督之勞爲病也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輒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廬以居務爲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名畫佳木脩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以有可閑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爲可閑矣娶周氏子一人任女五人子任居喪方弱冠傲懷伯父之撫已也任任治喪事惟謹族人善之是以請銘而儼嘗來墓在其處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劉相等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成我銘曰墨莊之遺播于金川有苗有秀有實不堅匪今斯今幾三百

年濟濟衣冠豈弟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尚有紹之以耀永世

故臨川黃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

旨遣使召還輿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工於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顴白頰美眉目偉然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子疾間而言曰我本姓黃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父貴父友自世以游爲氏而黃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之身者遂爲路人而與爲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誣其祖乎因著譜去游復黃我娶危未有子以異母弟師孟爲子父之殊不安也不敢以爲子既老猶無子而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覆信取覆信以爲子覆信之子祿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勸勲具



著譜請一言以自信予適爲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不憚於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表君誠夫爲獲信求銘東之墓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第而勉又從諫夫遊於予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名大明生宋寶祐甲寅年二十時遭宋亡臨川既內附兵盜旁起未寧其父與幼子避之它所遇害於冰東之字舍冒難以其喪歸葬既而過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文叔兄弟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明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米粗工所知東之從之游蓋得其學所療多十全著保嬰玉鑑四卷傷寒總要三卷脈法二卷集驗良方六卷藏于家於病家之酬貧者無所取粗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貧者不復辭多或有田二十五畝而求學東之者東之曰予學不易成不足以爲貧子遽失田則無以爲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

田來學者衆輒語之曰治子業不精不足以活人而易以殺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危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書多簡奧意旨深遠子沈默通博庶幾得之沉審不忽易善採而不爲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以告之至於訓子孫尤諄謹且卒又出集驗良方以授之而謂之曰學非止於此也小心疆力而推克之庶乎家學之不廢矣卒之歲爲仍改至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予自揆平生無妄醫以殺人之罪僧道士其勿用嘗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用也更得里之淳湖坐乙向辛以明年六月甲申寔子觀東之氣剛而才美禮審而善斷昔年康彊隱于醫以歿利澤之遺將克昌其後嗣也夫爲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恒恒謂彝倫弗毀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禮徵或不安君子弗履善哉東之爲書孔多厚生慎徵古人



同科古之爲治尊生辨類以此拯傷是以足貴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三

王母龔氏孺人墓志銘

臨川益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士諱敏學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適饒次劉者之母天福齊會及女適阮能任適錫質適揚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童及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執婦禮既嫠辛苦成其家見四世孫以上壽終故其子孫欲有以示後人而於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以爲勸也於是以次劉從兄宗魯之狀來請銘宗魯郡名士老而益篤於古文事文學而嘗者也乃信而述焉仲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盱江太守家愛其女擇所歸既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而撫其女如己出未幾臨川內附國朝郡縣吏皆軍帥所署置畏事長者多未出而民間大家徃習怯懦不任力役以失其業而仲文獨能有



立室燬於寇更徙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內以助之也既而  
姑氏與仲文皆卒即故山以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攜其  
孤行哭於道將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時法度初定有司  
義之按籍歸王氏既葬靜孫纔五歲耳孺人持家內外肅然  
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與居從子之婦張與媪之老於其  
家者事纖悉無所遺闕而家以益裕猶篤於教子以事詩書  
不墜先業為務靜孫既受室出文書數巨帙以授之則自丙  
戌至戊申廿二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食租賦門戶之酬  
應親戚之餽遺豪髮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吾為王氏婦  
庶可以無愧矣然於族屬子孫之匱乏者皆留養之親視其  
飢寒而為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以苛煩  
閔白至於曾玄娛侍無倦孺人乃清靜以居讀佛書而求其  
理又康健者二十有餘年或勸其事佛良苦則告之曰我自

樂之不為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  
舉家為壽歡甚飲畢行後圃取杏核種之頤謂眾曰此以遺  
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日感微疾卻酒食弗御曰吾清靜  
以俟終命醫至却藥弗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  
吾平生無遺憾遺教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日辰所值對曰  
某甲子曰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  
佛號數十百萬具著於圖與數珠皆取以來既至則曰吾往  
矣無怖於心無戀於世戒勿遽哭歛衣危坐神色不亂久之  
憊然而逝則是月之廿九日也其孤將以明年九月甲子葬  
諸金谿之鷲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  
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三十年卒無怕於死生之變真  
能順憂患而寧以歸者哉壽年之高子孫之衆世以為貴而  
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大父諱、父諱、



銘曰

百歲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罹卒獲其安齋斬聚身氣乳一  
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時怡愉既休  
既寧至于期頤忘昔憂患燕溫奉輿從以珍饌自約其豐幽  
貞是居人全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著此令德來者源  
善視松栢

同安縣主簿周君仁甫墓誌銘

集慶之屬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橫山里周氏也其先在  
唐時曰惟長者與李太白游子孫散處江東至宋初有愛橫  
山之勝築室面橫山以居者族日以繁及宋季年有二以箱  
書薦於郡者曰靈龍實生故同安主簿勝孫字仁甫宋時亦  
嘗爲鄉貢進士未及奏名而宋亡不以代易而廢學有聲縉  
紳間 朝廷以東南新附海島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

省於閩海必用才能之人東平嚴公 以功臣世家子僉省  
事用爲屬郡文學三年辟爲泉州同安簿辟官歸於上元優  
游山水之間將終身焉然愛民之志未忘也歲大饑出粟千  
斛以助不給有司以新令上其事與官不就時人高之又以  
詔書舉遺逸亦弗屑也年六十七而沒葬之西岡十有七年  
矣簿君之女弟之子趙雷澤爲臨川郡幕長其母族諸子告  
之曰子之仕國有前太史僑焉徵其文宜可得也遂遺書使  
其客以爲請焉嘆夫故宋之用人必自進士起簿君父子皆  
故國進士不得成其名簿君遊宦海表又不得大快其志故  
君子之所惜也昔者宋南渡伊洛道學之傳緒多在閩嶠及  
宋旣亡而前往行遺風流俗宜有存者誦詩讀書無間閭里  
豈無可觀者哉簿君在閩時則至元廿四五間也日月于邁  
其設施泯於知聞豈不重可感夫數十年來 朝廷置御史



行臺於茲郡自大夫中丞至於御史暨天僚吏多名人是以  
生乎是邦聲聞易於達仕進易於起四方賓客遊士以才器  
自許者亦莫不從事於斯而簿君之高志退然不動其心顯  
者豈不在子孫後人乎簿君生開慶己未沒於泰定乙丑葬  
於明年之丙寅配夏氏子四人長文當卒次文榮次文榮亦  
卒次復貴女二人長適李孺次適王宗礼孫男十有二人景  
誠景純景星景祥景暘景燠景曦餘未名女二人曾孫男八  
人女五人夫爵位之不充名聲之日遠而書畧缺焉則是為  
善者終無可以為勸也故述所聞而為之銘銘曰  
為善之實比諸吉人或汨于沙光耀弗沉有美簿君同居以  
世居以忠厚儼以嚴毅身退有時子學有師以昌其家源二  
可知往者雖遠來者未已追而書之天長地久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歸田藁十八

墓表

雍 虞 集 伯生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  
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  
迺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各以兵殲之行軍令史  
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  
民已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魯從者猶當貴之  
況不知情者而可殺乎切聞 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  
及也群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  
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  
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变色榮又言此吾



天子之新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以稱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勦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箠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效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二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季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

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爲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于墓，足以爲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爲吏。至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猶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歿。本桓槩，棗其長子，故贛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楹，楹楫，季淵之子也。季淵，孝於母，嘗三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沉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爲表。



行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口里

曾祖大德

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

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

封臨川郡公

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留太平州璣生璠始居

咸口生公之曾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二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傳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二歲大肆力於群書家貧嘗從粥書者借讀既而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粥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迺止粥者遂獻其書十四歲卅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



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脩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徽庵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庵蓋從雙峯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庵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庵特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為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

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庵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禰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為友禰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徽庵之門徽庵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書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為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彙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原也堯舜而下其事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堯舜其事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事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事也朱子其利也



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  
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  
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  
之時孔子徒黨蓋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  
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  
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流  
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  
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  
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澄之齷齪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未聞  
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以豪傑自期以進  
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  
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

以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  
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  
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  
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  
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  
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  
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  
歲乙亥 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安  
丞蜀人黃西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  
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  
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  
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爲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  
經注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



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遷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二年程文憲公奉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爲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一時風致識者嘆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指可以教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以進郡縣以時敦禮元貞元年八月游豫章西山憲幕長郝文仲明迎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常在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

皆領會全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爲弟子授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爲說脩己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者多所感發二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塾以爲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爲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乎章軍國重不灰木曰樞密質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速事

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第之得其傳者是以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 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  
書云 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  
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  
而况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思之未能信而夫  
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  
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  
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  
雖不敏願自附於前脩成之者在閣下矣有司敦迫之先  
生爲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涸京師學者奉先生而  
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 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  
至揚州時憲使趙公弘道及寓公珊竹公玠盧公摯賈公鈞  
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  
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

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  
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僞而  
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 朝命行省敦遣二  
年六月到官先是

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爲祭酒文正始以所得  
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  
其法久之寢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閱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  
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  
先生日秉燭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  
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  
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  
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  
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



而興起矣時 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改更  
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爲功欲得先生助已而恐其  
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其  
人曰老儒不善騎馬折臂病矣四年

武皇賓天

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大  
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 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  
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  
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旣行而後移文  
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責游之士張張失所依有流涕者遣數  
十人追至河上憫留不從 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厄不行蓋  
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  
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

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  
先生爲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爲之辭耳初亦莫知  
朱陸之爲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  
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  
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  
也同官或恠其平易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  
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爲纔得三四卷耳五  
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脩撰虞集奉  
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謁金陵門人王  
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  
沂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  
方學者爲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  
成二年



英宗即位東平王拜住為丞相勵精為治黜陟臧否  
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  
太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宗蘭奉 詔召先生於家使者  
致 君相之意其篤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  
時 詔學士散散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藏經有 旨自  
上都來使左丞速速 詔先生為之序先生曰 主上寫經  
之意為國為民其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民因  
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  
意止為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  
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超  
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 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  
孫薦拔且 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  
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

以示後世左丞曰 上命也先生請俟為還復奏之會上崩  
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 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  
經筵進講平章燕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為之先生先生言  
溫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  
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為在至治末 詔作太廟議者習見  
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二室未及遷奉而 國有大故有  
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

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  
為宮太祖廟居中左二廟為昭右二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  
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  
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之  
典故可乎七月有 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時漢人承旨缺  
先生總其事分高慕修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



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音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于齊  
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揚村  
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  
民田時激變頓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 詔蠲虛增之稅唯  
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為名增稅三萬餘石者  
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為害亦甚先生在 朝數言于執  
政者奉定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復以一事為言詔  
書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  
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彥謙嘗與同官成均相敬  
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即為除豁十二月抵家中  
書言吳澄 國之名儒 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重勞之  
宜有所褒異有 詔加受資善大夫賜鈔五十貫金織紋錦  
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生

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不致承 明詔肇啓經  
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 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  
也而珪以家世之舊懇頓之誠備位宰恆首當勸講及辨幾  
務仍俾專官自念出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慚寡陋况通譯之  
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棟用  
之心切以周尚父授冊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  
願為 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虛  
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  
博考於事物之臍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  
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  
壤不同卑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  
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第一雖  
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然台召遠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



復舉以自代曰 制誥國史一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  
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作若止因循冒昧  
常人孰不可為當職世從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  
慮耗於勞勩深思遠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只澄學通天人  
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其  
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言  
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 先朝  
累有

聖旨纂脩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  
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  
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全不使  
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  
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

輿論天曆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易纂言外翼成游先生  
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表明善言嘗從先生  
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  
其第二子京為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城府學者無不  
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病少間未嘗輟其問答居  
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  
請先生觀新築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以小事  
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  
旬屏醫藥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卧乙酉夜有  
大星墮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有  
五歲以玄端斂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雁奉議  
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哀先卒京以奉  
養先生持受撫州路儒學教授稟置孫男十一當番會館管



奮里界髮畧界會管早世孫女五適譚觀曾文熊於袁鎮黃  
虛曾孫男四全全命命女二嗚呼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  
出河南兩程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  
迫出乎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孝旣無傳而張子之歿門  
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卒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  
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  
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  
弟子之言振衷無復遺憾來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  
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  
文亦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一家門  
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  
爲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季利欲之禍  
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災運垂息自其髫鬢特異常人得斷

簡於衆道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  
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  
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  
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  
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

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

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  
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慷慨  
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遽  
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  
道尊重勸講內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驟見而無  
愆又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入十有五  
年耳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孝肆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



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木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脩正其缺衍謬誤其纂言則纂言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自得者大槩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之蓋致其潔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一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為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以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采摭羣言各麗于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為摠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

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于禮則入于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卜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饗廟取之大戴記中霽掃于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略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廼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觀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于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為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一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擷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其篇章文句秩



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為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致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為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為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為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遍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

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轍首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漑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劔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歎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憖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烏乎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深嘆其有不可得聞者竊叙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 國史太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二日朔奎章閣 侍



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虞集狀

祭文

祭吳先生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家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

聖元肅肅先生早勇進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負直平步趨惟程縷析條分朱之治經既即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為自比諸葛宋熄其炎歛而退藏沉潛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歲華至元以來聖賢繼作娶聘益尊麟從鳳若

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虛至實歸慨然歸故為世楷則折衷群言以究聖極天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具成及門之徒景附聲合天不慈遺嚮哭交相昔我先君來寓茲邑取友定交寔尚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粗茲有聞敢昧其原忝位于

朝每踵先覺承乏滯留詎曰能學自江祖燕厥里五千琅琅寄詩意速我還屬罹多故得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頽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履常文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謹遣從子國子生宜致清茶之奠于近故臨川隱君澹軒孫先生履常甫之靈曰嗚呼前年癸酉歸自京師哭學士吳



公子吳山之下斯文之勳豈爲其私去年之春徵使定來錢  
之城闔負病就醫乃於其間得觀君子從容燕游言論經史  
將几奉席衿珮鏘只穆兮清風來自竹間浙川云云雨雲在  
山庶幾德人易我鄙頑爾後爾彥楚之歲之來觀來游永有  
楷式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如遺昔有老成邦  
士環歸濯之儒林摧榦披枝一之已甚奚冉之爲顧影懷人  
孰知我思薄奠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尚享

傳

陳炤小傳

陳炤字光伯毗陵人少游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咸淳乙丑  
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印應雷素知其才辟  
爲壽春教而留之幕府掌筭翰有進瓊花表文甚清麗人甚  
稱之炤以功業自許樂仕邊郡舉者滿數改官知朐山縣應

雷猶留之幙府丁母憂歸毗陵歲甲戌

大元大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徃  
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叅知政事蜀人姚希  
德之子嘗居常起知其州以炤知兵起復添差通判常州以  
佐之嘗炤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  
生同起治郡事率羸瘵就盡之卒以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  
氣以守繕城郭備糧糗治甲兵炤輸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  
喪失國事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擁  
壕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嘗死之炤猶調兵巷戰家人  
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  
馳赴行在炤曰孤城力盡援絕而死賊分也去此一步無死  
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顧驅之號泣以  
去兵至炤遂死之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直字章閣與



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炤死時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北兵見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畀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身焉若以畀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常州人得僧璘者具以炤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管爲炤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主不肯降曰吾爲吾主死耳不知其他遂屠其觀云一時節義所激如此炤平生多文章兵亂後畧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印應雷壙志應進士等文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四人應鳳早卒應龜應麟皆鄉貢進士其曾孫顯曾今爲儒陵陽卒獻之曰舍門戶而守堂奧勢已甚蹙而嘗炤死殆無愧於邈遠炤之友邵煥有曰宋之亡守藩方擐甲胄而死國難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倉卒任郡寄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炤者不亦悲夫

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可以計日而考之也

國朝經世大典嘗次第而書之若炤之死事可以參考其歲月矣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方外蒙一

銘

雍 虞 集

伯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二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祠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槩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二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仲



靜先生留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爲之而君見獨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以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闕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亨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鍾起鍾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上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旣爲藏室亦買田

食其衆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二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粵若太始虛皇之延天真文人象氣錄形結畫神丹出圖帝青散芒垂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放落九星縱廣自然非有使令交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爲經五千其文載之兼駢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牝虛玄寧配天作極宰于化亭胤孽緒餘襲武承馨法言神方技數以達要其宗歸如器在型上清有言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篆茂刻日雕玲龍韶括藉虎帶縈緋玉氣充達金耀晶瑩陽衛雄毅陰官嫖婷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寶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不傾



臨江道士龕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温州永嘉縣北  
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五十里巖  
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光東啓居者如  
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間險絕必旁行及入其窮其  
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  
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  
下匯爲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  
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  
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筓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  
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  
傳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遙王貞白者隱此洞其  
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煮食  
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枸杞至今豐茂

異常產來遊者皆擷茹之傳王或云猶在時曾有人見之其  
后陶隱居者真誥於此故又名真誥岩又嘗煉丹留山中夜  
晴時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間以水旱疾疫  
禱輒應咸通七年恩王府參軍知永嘉監程玄德始請于朝  
爲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  
三年建三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  
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鍾樓皆在巖中道館厨庫在巖  
外慶元中道士婁王希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溫  
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  
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墾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其煙蕪  
得田數十畝益以已之私產悉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治凡  
屋之當治者幾二十年而宮事備天子下璽書護之俾以其  
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



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黃冠游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官事蓋佳  
士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最高處木  
石深雄樵者至此每聞鐘磬聲相惑不敢動而去淵龍數至  
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玄應也為著  
銘曰

巖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鎮鉅石朱陶君去百  
年赤水隱原木寫綿綿曹淵龍修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斥  
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壞勒以吾銘示千載

贊

佛母贊

佛念衆生如母憶子於愛同情揀度殊智淨梵宮中寶月華  
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聖具大慈者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華與持  
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二門得見見在等爲一大士出常  
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普薰香積飯室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千年石猶結  
慈雲候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親覩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所現  
非幻作諸大勇識以次來衣冠纓絡嚴飾具迺至諸天諸大  
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並承勳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  
法雲頂中寶聚金光聚超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  
諸寶王香雲鬘雲宮殿雲重重單履互含攝悲愍衆生故在  
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



現普讚盡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衆聖伴  
繞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爲雙等閑風信生盧葉雲散  
青天月滿江

昆沙門天王贊

介冑以居容擢斯赫持器不用填獸陰慝撓捨在陞惟慳何  
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爲威鎮于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寧以多  
勝歛鎧橐戈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邈若義黃氏之識知休乎善忘巍巍其成皞皞其  
治猶龍之嘆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老吾何  
徵焉熙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嘗奉 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象高  
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  
天之學上溯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  
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者薛無塵得先生  
畫象草衣蓬跡蓋其終隱而無復當世之意者集作贊集  
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雲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化斷迺反無  
爲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二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太師

仰瞻紫虛魏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啟我仙宗

第二代玄師

夷質虛閑靈霄感玄金宮流韻玉樹浮烟衆真會言太帝錫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第三代真師

夙緣應運世胄承祉妙敷人文哀替神理塵爵外縻何間內脩玉晨之虛我懷真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帑以留何爲委形虛壇合昊太始遺徑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剽薄莫之能保群真手遺玉佩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兄弟及繼茲令蹤共保靈爰及玉書所在萬神衛持道以時興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游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藥手握奇文足履輪輻蕭館虛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款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虛寧全真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後來吾得攸寄

第九代宗師



高卧白云晨發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二  
景與天為徒如日之炯

第十代宗師

翩翩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  
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磨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  
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塵翳高風華林旭日丹  
臺蓬海無師歸來天台

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頻煩主恩上經十二妙補遺

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絕

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為寶出塵紛揚獨靜以保時成返空我知其  
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其真相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動尾  
雁忽然亡之妙極玄微

十六代宗師

食未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假于  
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真入慨然興悲深處叢河流潤千  
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方欲窮所入弟子忘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眾星繁如江南之都依我僊墟金印紫綬於我何有彼以爲貴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極道我以虛神彼以位寶華陽之傳其書孔多以佐時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朝游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涼颺玄圃之英濯濯其羽我翔太清假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以神鼎灌以靈漿千日道成潛躍自在盤桓玉童編衣玄帶

二十三代宗師

赤子童真伯知冥得凌虛有音履水無迹有道之朝暖如中春執玉振金爲時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啓我仙竅兩扉闔開神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湯浴天金英散香群仙啟闔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道龍真給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心玉鹿赤洞春淵冰渙美哉僊儀皇明所贊徒贊真儀弗究其



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其真故與之  
遇外戶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宗時息時興我行無爲彼夢有徵我我象帝王質天  
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媼發藥群疾泉流林  
注以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

太一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異真  
報玄獄之警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爲人斂精含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  
授應物泊然是善方守

三十二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臺素何妨乘餘幾動於微我感以  
虛謂我預知孰窺玄樞

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于真士手製華巾俾卻冠  
塵疇克禰茲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啓玄托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之英自  
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章為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遷父不捨遺仙許子為

三十七代宗師

冠中裳衣人飾其外我髮以遊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以甘沛而不自神曰天所溉

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群真畢來匪憂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

偉乎架巖警遺世塵食地徇形寔滯昇真處高飛危守潔非

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通歸山靈夜呼芝英書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間以人為苟可間者斯非其道告示真士善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以玄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為道有化無迹人窮大傳我返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復噓和吸精保衛聖躬翼以星斗導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同外佐昇平蜚螭伏藏年穀成  
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湯玄微倫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既宋  
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畫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恒從不以世遷翼翼小心赫赫盛  
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吳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為道樞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多呈巨河海偉  
量冠服高明雲漢之上

道士小象贊

曖曖曾霄一素之塵超乎象外蔚然繽紛中有至貴獨立不  
群霞屬羽裾翼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序

送昌上人詩序

為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已事為究竟其徒相值於寂寞  
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邈乎相忘矣初安  
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為之深計長慮者  
為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數十年不變而彌  
固用能使豪傑奇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以  
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嘆其有禮樂之遺  
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刹之  
間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已事者俛俛幾無以存其  
身而清規微矣鄒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為此懼迺考禪宗



傳流血脉之的上溯六祖繼明教寓之譜盡以爲圖懷以  
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始其數然也且上  
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  
人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爲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  
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警乎哉予竊有  
感焉因書以爲送行詩叙

會上入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于天地宗廟  
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  
盛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  
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嫠婦怨女之感淫瀆譏刺之起而其  
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識緯  
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尚

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  
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  
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  
一槩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爲宗  
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擗節隱括以爲辭固有  
浩博宏達大過於人者則固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  
言者至唐爲盛世傳寒山子之厲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  
子多道之廼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筇之外一語  
不措者就今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錢塘會上人以其  
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  
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  
清思終日累月吟哦諷詠於泉石几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  
精矣至其貶駁衆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



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嘆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  
弛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吟之  
心者予因爲之目曰春冰結花鹿潭都盡秋空卓秀一色空  
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噫予歷觀世變與作者  
之能事有槩於衷者多矣上入乃欲休予於寥寥澹泊之至  
者乎故爲之序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衆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  
之坐卧必安食飲必時朝夕有所事謹慎整齊秩然有序不  
異良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含弘之量處頌之福殆不  
能處此也東南名刹自隋唐至宋時有隆汙而寺常盛大抵  
王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時前輩漸盡爲其學者絕無所歸  
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肯出或勉強應世如其不得已

者今皆攘臂爭席者相望矣歲又連大侵隨處魚鼓簫然亦  
其教之運然歟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  
故今玉泉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故焉是以  
安禪而容衆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  
余僚友幹君克莊見之儀相魁偉外撲中寬爲一方之鄉仰  
豈偶然哉其還玉泉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幹君獨欲其爲  
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實智者所  
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爲守者至備極盛無以加  
矣止觀之書天台多講焉玉泉禪林也必有遺其義而踐其  
實者也矣則爲不負智者吉公尚得其人以告我乎是爲序



第 35490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下

図書館

11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十五






